

光影之约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特别报道

片场·视线

他让摄影机动起来,让电影成为电影

100年后,《最后一笑》仍足够给导演们上课

■本报记者 柳青

希区柯克曾经说过,在他心里,德国导演F·W·茂瑙的《最后一笑》是近乎完美的电影,也是在他职业生涯开始阶段,对他有启蒙意义的作品。当时,年轻的希区柯克在德国接手了一份助理导演的工作,茂瑙的剧组恰在他所在剧组隔壁的摄影棚,他旁观了《最后一笑》的拍摄,“从此明白了电影该做什么。”希区柯克微言大义,动中肯綮。《最后一笑》的出现,给尚在滥觞期的电影界定了游戏规则。百年以后,哪怕电影行将被游戏、VR和竖屏短视频挟裹,《最后一笑》仍毫不过时,足以给众多导演上一课。

1924年的《最后一笑》影史留名,它最显著的特点有两条。其一是茂瑙大胆且极致地采用纯影像表达,全片只在第63分钟时出现了一次字幕卡,并且这张字幕卡的内容是带有时间跨度的情节衔接,而非解释画面或增补对白、旁白,这在默片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在奥斯卡金像奖诞生的1929年,当时设置的奖项中,专设了一项“最佳字幕卡”。字幕卡的存在,对于早期剧情片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许多默片里,字幕卡提炼了画面的精华,甚至,文字修辞的水准胜过视听。哪怕是公认的1920年代前后的默片杰作,诸如“喜剧三杰”的动画片,包括哈罗德·劳埃德的《安全至下》、巴斯特·基顿的《福尔摩斯二世》和查理·卓别林的《从军记》《淘金记》等,这些喜剧的情节推进,仍然靠字幕卡协助,喜剧巨星的银幕行动需要旁白文本提供支持。更极端的例子是1921年的《幽兰马车》,这部瑞典导演修斯卓姆的代表作在杂耍为主的“吸引力电影”的时代,演示电影如何再现具有深度的内心戏剧,片中密集的字幕卡整理出来,直接是一部意识流的短篇小说。

可以说,在茂瑙之前,在艺术成就最高的那部分默片里,电影和游戏、电影和小说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一旦它脱离或不能借力于文本,就沦为“五分钱剧院”的新马戏。《最后一笑》打破了那个局面。茂瑙摸索出了一套电影有且独有的语法,他游刃有余地挣脱了戏剧和小说的叙事,也脱离了对文本的依赖,在电影仍然沉默、声音尚未进入胶片时,用纯影像的方式做出了触及现实议题和社会心理的表达。

这就必须提到《最后一笑》的第二个特点,茂瑙解放了摄影机,他创造性地使用运动镜头和心理镜头。即便他不是第一个让摄影机动起来的人,但他根本地改变了电影的速度和深度,改造了电影的气质,自他以后,电影才真正符合字面意义



《最后一笑》海报。

的“流动的画面”。

《最后一笑》是从英语译译来的片名,这部电影的德语原名直译应该是“前一个人”。片中的豪华大酒店新更换门卫,“前一个人”是那个被替换的老门卫,他因年事渐高,体力衰退,被要求换上制服,去盥洗室做杂役。短短两天,这个衰弱的老人经历了幻灭、不甘、谄媚的心理过程,终于精疲力尽地接受现状。情节如此简单,茂瑙的镜头却像灵活的潜望镜,深深地潜入意识和潜意识的深海,探测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混乱的心灵世界,带着怜悯,又极为冷静地看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弥漫于德国社会的集体的癫狂混乱。

对比同样上映于1924年的《蜡人馆》,《蜡人馆》的场景复杂,景别更换频繁,但每一场戏在静态镜头前拍摄,单一镜头内的取景框不动,人在画

动。拍摄固定场景的戏剧痕迹,这是当时剧情片拍摄默认的方法。而《最后一笑》第一场戏就让它和同时代的作品区分开来:这是一段流动的画面,镜头随电梯下行,但镜头不是静止在电梯内部,而是有如一道视线在“看”着电梯向下,在电梯门开的一刹那,这道视线巡巡着穿过人头济济的酒店前厅,绕过旋转玻璃门,看清街头被大雨和雾气模糊的霓虹灯影,最后定格在一个肥胖而佝偻的背影。

茂瑙之前的电影《魅影》和《诺斯费拉图》,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把角色放置在不断变化空间里,环境似乎是在诡异的生命体,追赶、驱逐、戏弄着其中的人们。到了《最后一笑》,他明显地改变了创作方向,镜头成了内置在角色身体里的神秘仪器,捕捉着人物主观的感知。影片的开场直接代入了老门卫

的视角,这是他充满骄傲地打量自己的工作。但是当站到门廊下,一只庞大沉重的行李箱一瞬间扭转了其乐洋洋的基调。镜头不仅是他的眼睛,更是放大着他内心的感受,一个仰角画面里,行李箱成了一座填满满门卫视线的大山。他的疲态落在大堂经理眼里,认为他“不中用了”,当即挑了年富力强的员工顶替门卫,把老人召去经理室,勒令他换下身上体面挺括的门卫制服。这时,我们看到画面陷入一团迷雾,真实的空间在淡化、远去,因为老人的眼里只能看到他脱下的那套制服,它被挂在墙上,逐渐清晰,继而被镀上高光,像是祭坛上的圣器般闪闪发亮了。老人铤而走险地偷出这套制服,离开酒店后又穿上它,假装若无其事地回到贫民窟的住所,参加侄女的婚礼。然后,整部电影最炫目的段落出现了,宿醉醒来的老人醉眼朦胧,看到玻璃杯在眼前溅出一片涡轮,宴席残留的鲜花和食物在他身边快速旋转,越转越快,就像酒店的玻璃转门,在高速旋转到模糊的玻璃镜片的那头,全身黑色的仆从如马戏团小丑一字排开,身形如山的老门房轻松地举起一只与他同样体积的箱子。在这里,茂瑙向世界展示了不需要语言、不需要文字的描述,摄影以它特有的冲击力,再现一个绝望的人拥有的谄媚的梦想。年轻的马丁·斯科塞斯从这个段落得到极大的启发,拍出了《穷街陋巷》里最重要的戏份,而那是50年后的事了。

老门卫对失业岗位的执念凝聚于一件制服,确切说,比起门房的工作本身,他更在意也更惶恐的是他失去了那件制服,因为当他穿着那件衣服,他是有尊严的,尤其在黯淡的贫民社区,他穿上制服,人人敬他,他离开制服,人人践踏,家人也不例外。没有制服的他,如同卡夫卡的《变形记》里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利。

有对小人物的悲悯,有对社会结构的控诉,更进一步,茂瑙带着《最后一笑》走得更高。德国电影史家洛特·艾斯纳为这部电影写过这样一段话:“这是一个只会发生在德国的悲剧,比起富国悬殊、社会不公,那个时代的德国故事里最恐怖的一点是,外在可见的‘制服’比上帝还重要,制服决定了穿制服的人。病态荒谬的观念成了集体的共识,渗透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头脑里——没有个人,没有人性,人成为某个组织或某些观念的容器。茂瑙在《最后一笑》里早早预见到了纳粹的崛起。”电影主角埃米尔·强宁斯后半生的命运验证着艾斯纳的这段表述。《最后一笑》给强宁斯带来好莱坞的合约,但很快有声片出现,因为语言障碍,他返回德国,加入纳粹阵营,是戈培尔亲自嘉奖的“功勋演员”。他就像他演绎的角色,处心积虑地要给自己找一件体面的制服,但是历史证明,这件衣服是错的。

正是她,在凌晨两点多接收到了李白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短片将李康将老人的影像传送到金爵盛典现场,也传来了超越时空的声音——老人用发电报的方式隔空告慰烈士:“敬爱的李白同志,我们很想你,很想你。”这封深情款款的红色情书链接不同时空,致了了不起的英雄、致敬信仰之力。

时代之光

盘点2023年、2024年的全球电影热词,“AI”想必榜上有名。AIGC的迅猛发展影响着电影产业,也激发着电影人的深度思考和未来畅想。

在《因AI而聚》的环节中,多位影人分享AI和电影双向赋能的情缘。导演唐季礼的新片《传说》即将与观众见面,片中,他用AI技术成就了72岁的成龙与27岁的自己同框的有趣瞬间。在青年导演张末看来,AI不会取代电影人的创造价值,她以经典IP“哪吒”为例,“AI不是象牙塔,而应该是焕发新生的活力”。世界电影的变迁虽总以技术革新为驱动,但一个好故事永远是“电影人之本”。

金爵盛典上的热烈分享或许只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抛砖引玉。今天起,上影节金爵论坛正式开讲。上海这座电影之城,也是科技之城、创新之城。人们期待,汇聚了中外电影界“最强大脑”的金爵论坛能激荡出更多创意火花。在人工智能早已突破概念圈层、在多个行业领域落地的当下,我们乐见,科技赋能的电影产业迭代新技术、新消费、新业态,时代之光绽放电影之城。

金爵·快评

对于2023年的欧洲电影来说,因为拜好莱坞编剧罢工、生产进度受挫之赐,也许可说是“加速度恢复”的一年。在疫情中度过了艰难的三年后,市场出现了新的转变,不仅票房得到一定增长,而且电影院有了更多的空间放映艺术电影、小电影和本土电影;中老年观众也在重新集结、返回电影院。这些表现,无疑是令人欣慰的。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看到了西班牙2023年拍摄的新电影《一间自己的浴室》。笔者并不确切地了解这部影片在西南欧洲本土的市场成效,但可以肯定,它在欧洲电影的恢复之年面世,并被选送参加“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这一切看来都不是偶然的。

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年过六旬的安东尼亚本是一位模范家庭主妇,她的日常无非是洗衣做饭、整理内务,每天起早贪黑,整日忙忙碌碌,为丈夫提供可口的一日三餐,也为家庭奠定和谐的滋味氛围。对于这一切,安东尼亚已习以为常,丈夫奥博托更是置若罔闻。

然而,突然有一天,安东尼亚发现了她的特殊嗜好:对浴室写作情有独钟,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这一多少有些恣意怪诞的行为既为她带来了心灵的释放,也为她单调乏味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人的形态面貌为之大变。奥博托变成了一个令人似曾相识的安东尼亚终于活出了自己的样子,活成了精神的神仙。看着她跨墙跨板地窥视人群,神秘兮兮地走进一家隔壁邻居的浴室,时常坐在马桶盖上忘我地奇思冥想、挥笔如魔,我们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应该说,编导的想象力是极为丰富的,在近似魔幻的叙事铺展中,揭开了现代老年生活的多棱镜。家庭成员之间的嫌隙在所难免,只是由于“视觉的窥探”而常常遭到遮蔽。所幸,丈夫奥博托倒不如是蒙昧愚笨。面对安东尼亚的变化,奥博托由诧异而警觉,由无奈而伤感,由怀疑而恼怒。影片徐徐从容地展示了家庭生活的这些纹理。接踵而来的持久矛盾和剧烈冲突更是令人忍俊不禁:奥博托断然将男帮工鲍勃赶出家门,无故殴打提供浴室方便

的邻家青年,煞有其事地训斥妻子的朋友孔克,最终与爱妻一言不合、反目为仇——夫妻生活由此陷入危机。

有的评论说,导演露西亚·卡萨尔、罗德利格斯关心女性的生存境遇,创作了一部为女性张目的女性主义影片。这当然没有错。但是,作为一位上了年纪的观众,我还看到了影片的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如何充分理解和尊重各不同的老年个性,这种理解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是不计条件的。众所周知,因为自然规律的作用,老人们慢慢退出了社会工作岗位,家庭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精神港湾,一些人应对

现代老人生活的多棱镜

——评主竞赛单元西班牙影片《一间自己的浴室》

李建强

枯燥和单调还慢慢生成了自己的癖性和嗜好。它们可能是“一间自己的浴室”,也可能是与老友交往、四处交游、埋头写作……只要有有益于身心健康和丰富老年生活,都应该得到尊重。

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下这样一个社会生活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且不说他者对于老人常常产生误解,老人本我之间的包容理解也常常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难题。这其实是一个带有世界性普遍性的共同问题。但是由于市场的商业性作祟,电影很少主动将它们作为主题来表达(因为电影主体观众是20—35岁的青年群体)。

实际上,电影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群众性,甚至可以说是全民性。电影从十九世纪末诞生以后,几乎成为世界大众共情同乐的主要艺术形式。但不知何时起,电影慢慢演变成了青年人的专利,个中的原因相当多元和复杂,且全球

几无例外。不幸的是,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并没有让这种状况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影像传播矩阵的构筑,进一步扩大了年龄壁垒,把中老年观众挡在了影院的门外。

以我国为例,2022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2.8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9.8%)。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5.2亿。老年人口规模的急剧增长,老年人精神生活的相对匮乏,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但是,中老年题材内容的影像观照尚缺少充分重视。市场大数据和票房算法的加持,更让这种倾向得到进一步强化,市场上适合老年人观看的电影题材一直较少,影院的设施建设、购票服务、价格机制和时间安排等也跟不上老人的实际需要,因此老年人走进影院的概率一直较低。

同时,由于过分依赖人工智能和数据算法,学界和业界对于老年观众市场的变化也不甚了了,对老年观众影像喜好的研究几近空白,一些地方曾出台吸引老年观影的优惠措施大都无疾而终,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空转和循环。

而罗德利格斯不仅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个属于世界性的共同问题,而且试图认真对待和解答。影片的后半部着重留出足够的篇幅,让一度自矜的奥博托富有层次地省察反思,直至主动地跨进“浴室”,与安东尼亚互诉衷肠、重归于好。“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病还须心药治。”这个明朗温暖的熟男,像一股清风,也是一种示范,锚定了人类社会共情共鸣的潜命题,提示全世界对于现代老人的精神生活给予更多的悉心观照。由此,让这部算不上“鸿篇巨制”的西班牙“小电影”,便具备了自身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何况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戏谑、又耐看呢?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光影为媒,因爱而聚



“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成员代表等登上红毯。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金爵盛典上,电影主演同时也是舞剧主演朱洁静、王佳俊再现了片中的经典桥段,以舞蹈和影像致敬先烈,述说“这盛世如你所愿”。导演郑大圣则从家学渊源讲起,表白上海这座光荣之城。“《永不消逝的电波》从小就感动着我。它是一群革命者为光与梦想不惧牺牲的故事。”英雄的传奇值得一代代人传颂,当导演与团队再

次复刻这个故事,他想到的是将镜头之美与舞蹈之美创新性结合,在戏剧与电影之间找寻新的可能,让英雄故事常说常新。

不过,相比文艺创作,没什么比真实的历史更撼动人心。盛典特别邀请了一位特殊嘉宾——今年97岁高龄的李康将老人。当年,20岁出头的她,和李白等人一同坚守在党的隐蔽战线。也

(上接第一版)

昨夜,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越南裔法国导演陈英雄,亚洲新人单元评委会主席曹保平,以及洛夫·德·希尔、马蒂亚斯·格拉斯纳、梁家辉、圣地亚哥·米特雷、松太加、周迅等评委接连登场。陈英雄带来上海的问候,便是他对电影的深情。“花几天时间,远离生活烦恼,观看几场电影,和热情的评委会成员一起讨论,从始至终都是一次愉快的体验。”他说,作为评委,与其说是在“评判”电影,不如看成是“电影在考验我们如何准确表达其中蕴含的美好”。

日本演员役所广司也用一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诗歌讲述世界人民共同的情感去向。诗的名字叫《不畏风雨》,诗文翻译过来,“不惧风雨,不畏疾风”,是热爱世界、热爱生活的人一起抒发对美好生活的感悟与向往。

信仰之力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75年前,上海宣告解放,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市回到人民怀抱。1958年,王莘导演,孙道临、袁霞、王心刚主演的黑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影片中,李侠的经典台词“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观众,信仰永不褪色。半个多世纪过去,从电影到舞剧又到舞剧电影,象征文艺界接力传承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



《一间自己的浴室》剧照。